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三

四



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周紀四

起柔兆執徐三月孟陬
國大荒落凡一年有奇

世宗睿文孝武皇帝中

顯德三年三月甲午朔上行視水寨至淝橋

行下
孟翻

淝橋於淝水
上為橋也

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從

官過橋者人齎一石

礮與砲同音普豹翻
從才用翻齎戕西翻

太祖皇

帝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

皮船縫牛皮為

之連弩即今之划車弩也射而亦翻

矢大如屋椽牙將館陶張瓊遽

以身蔽之矢中瓊髀

椽重緣翻中竹仲翻髀部禮翻

死而復蘇鏃

著骨不可出

略著直翻

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

流血數升神色自若

史言張瓊之勇後太祖登唐極遂以瓊摠侍衛親兵

主復以右僕射孫晟為司空

復扶又翻

遣與禮部尚書

王崇質奉表入見稱自天祐以來

見賢遍翻天祐唐昭宗年號

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革異代

跨據一方謂四方割據之

國遷革異代謂中國數易主也

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願以瞻烏

未定附鳳何從

詩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漢耿純曰攀龍鱗附鳳翼此言未見真主

則無從而歸附也

今天命有歸聲教遠被

被皮義相

願比兩浙

湖南仰奉正朔謹守土疆

兩浙自錢鏐以來皆奉自馬殷以來皆奉

事中乞收薄伐之威

薄迫也有鐘鼓曰伐詩云薄伐西戎又云薄伐獯豸

赦其後

服之罪首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又

獻金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晟謂馮延巳曰此行

當在左相

唐以馮延巳為左僕射位在孫晟上故晟云然

晟若辭之則負先帝

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為謀

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培土餘無所知

永陵者唐主父昇墓

也培蒲枝翻唐陸龜蒙築城詞城上一培土手中千萬
杆則培土以益土為義一培土猶言益一畚土也又薄
口翻說文曰培塿小冢也一培土
猶言一冢土也歐史作一抔土

南漢甘泉宮使林

延遇陰險多計數南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延遇之

謀也

南漢主誅諸弟事並見前

乙未卒國人相賀延遇病甚薦內給

事龔澄樞自代南漢主即日擢澄樞知承宣院及內侍

省澄樞番禺人也

龔澄樞繼林延遇用事南漢遂亡矣番禺音潘禺魚容翻又音愚

光

舒黃招安巡檢使行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隨申蔡四州

兵數萬攻光州

九域志光州西南至安州六百里隨州東至安州二百四十里東北至申州二

百五十里申州東至光州二百五十里光州北至蔡州二百五十里蓋以鄰郡之兵環而攻之

丙申

超奏唐光州刺史張紹弃城走都監張承翰以城降丁

酉行舒州刺史郭令圖拔舒州唐蘄州將李福殺其知

州王承雋舉州來降遣六宅使齊藏珍攻黃州

九域志舒州西

至蘄州二百九十八里蘄州西至黃州二百一十里三州皆瀕江

彰武留後李彥頤

性貪虐

類於倫翻

部民與羌胡作亂攻之上名彥頤還朝

自延

州召還還從宣翻
又如字朝直還翻

秦鳳之平也

事見上卷上年

上赦所俘蜀

兵以隸軍籍

五代會要顯德二年十二月以新收秦鳳州所擒川軍署為懷恩軍所謂隸軍籍也

從征淮南復亡降于唐

復扶又翻

癸卯唐主表獻百五十人

上悉命斬之

舒州人逐郭令圖鐵騎都指揮使洛陽

王審琦選輕騎夜襲舒州復取之令圖乃得歸

得復歸舒州

馬希崇及王延政之子繼沂皆在揚州詔撫存之

楚閩

世事中國其後為南唐所俘囚於揚州周得揚州故撫存之

丙午孫晟等至上所

至行在所也

庚戌上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且招諭之

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

以達帥見宰相禮拜晟

晟謂仁贍曰君

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上聞之甚怒晟曰臣為宰相

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上乃釋之

孫晟之辭直周世宗亦何以罪之

唐主使李德明孫晟言於上請去帝號

去羌呂翻

割壽濠泗

楚光海六州之地

六州之地皆瀕淮周既得之則唐失長淮之險藉使周從唐之請而罷兵

江北之地它日亦不能守矣

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

輸春遇翻

上以

淮南之地已半為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

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地

上乃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

王崇質副上孫晟來使

遣供奉官安弘道送德明等歸金陵賜唐主書其略曰

但存帝號何異歲寒

與差也言歲寒知松柏之後彫儻此約不差也許唐主自帝江南

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

謂江北諸

郡也即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

煩勞也言更苟不勞云云也

曰未然請從茲絕又賜其將相書使熟議而來唐主復

上表謝

復扶又翻上時掌翻

李德明盛稱上威德及甲兵之彊勸

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宋齊丘以割地為無益德

明輕佻言多過實國人亦不之信

能士彫翽國人謂南唐通國之人史言謬

妄之士雅不足以孚乎人不惟喪身且誤國事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

德明與孫晟

惡鳥路翻

使王崇質異其言因譖德明於唐主

曰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

為鍾謨為李德明修怨張

本

吳程攻常州破其外郭執唐常州團練使趙仁澤

送于錢唐仁澤見吳越王弘俶不拜責以負約

唐興吳越本通

好而吳越以周之命而攻唐故責其負約

弘俶怒決其口至耳元德昭憐其

忠為傅良藥得不死

唐非無忠臣也不能用耳為于偽翻

唐主以吳越兵

在常州恐其侵逼潤州

九域志常州西北至潤州一百七十一里

以宣潤大

都督燕王弘冀年少

少詩照翻

恐其不習兵徵還金陵

還從宣翻

部將趙鐸言於弘冀曰大王元帥衆心所恃逆自退歸

所部必亂弘冀然之辭不就徵部分諸將為戰守之備

分扶問翻

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再用之子也

柴再用事楊氏為將屢立戰功

又及事徐溫父子

沈默好施

沈持林翻好呼到翻施式鼓翻

不事家產雖典宿

衛日與賓客博弈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才

將即亮翻
帥所類翻

至是有言克宏久不遷官者唐主以為撫州

刺史克宏請效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

將苟不勝任分甘孥戮

趙括之母不肯保任其子柴克宏之母自稱薦其子皆知之審

也孥子也言與其子甘同戮也行戶剛翻陳與陣同勝音升分扶問翻孥音奴

唐主乃以克宏

為右武衛將軍使將兵會袁州刺史陸孟俊救常州時

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

羸倫為翻

樞密

使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給之克宏訴於徵古徵

古慢罵之衆皆憤恚

恚於避翻

克宏怡然至潤州徵古遣使

召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之燕王弘冀謂

克宏

謂者告
語之也

君但前戰吾當論奏乃表克宏才略可以

成功常州危在旦莫

莫讀
曰暮

不宜中易主將克宏引兵徑

趣常州

趣七
喻翻

徵古復遣使召之

復扶
又翻

克宏曰吾計日破

賊汝來召吾必斡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而

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

柴克宏前日之怡然乃
養成今日之勇決也

初鮑修讓羅晟在福州與吳程有隙

漢天福十二年吳
越使鮑修讓戍福

州是年以吳
程鎮福州

至是程抑挫之二人皆怨先是唐主遣中

書舍人喬匡舜使於吳越

先悉薦翻

壬子柴克宏至常州蒙

其船以幕匿甲士於其中聲言迎匡舜吳越邏者以告

邏即佐翻

程曰兵交使在其間

用左傳語

不可妄以為疑唐兵登

岸徑薄吳越營羅晟不力戰縱之使趣程帳

趣七喻翻

程僅

以身免克宏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朱匡業至行營克

宏事之甚謹吳程至錢唐吳越王弘俶悉奪其官甲

寅蜀主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李廷珪為左右衛聖諸

軍馬步都指揮使仍分衛聖匡聖步騎為左右十軍以

武定節度使呂彥琦等為使

為軍使也

廷珪總之如趙廷隱

之任

蜀自李仁罕之誅趙廷隱專總宿衛諸軍後為安思謙所譖罷事並見前

初柴克宏

為宣州巡檢使始至城塹不修器械皆闕吏云自田頌

王茂章李遇相繼叛

唐天復三年田頌以宣州叛楊行密天祐二年王茂章叛梁乾化二

年李遇叛事並見前紀顯於倫翻

後人無敢治之者

治直之翻

克宏曰時移

事異安有此理悉繕完之由是路彥銖攻之不克

史言宣州

獲全亦柴克宏之力

聞吳程敗乙卯引歸唐主以克宏為奉化節

度使克宏復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卒

人有身死而名全者柴克宏是

也克宏敵吳越可以勝使遇周師未必能爾復扶又翻

河陽節度使白重贊

重直

龍以天子南征慮北漢乘虛入寇繕完守備且請兵於

西京西京留守王晏初不之與又慮事出非常乃自將

兵赴之重贊以晏不奉詔而來拒不納遣人謂之曰令

公昔在陝服已立大功

謂天福十二年晏舉陝城降漢高祖也晏時兼中書令故稱為

令公陝失冉翻

河陽小城不煩枉駕晏慙忤而還

忤疾各翻還從宣翻又如

字孟洛之民數日驚擾

以王晏出兵而白重贊拒之恐兵交而罹其禍

唐主

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將兵拒周以陳覺為監軍

使前武安節度使邊鎬為應援都軍使

邊鎬以失潭州奪節今叙用之

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

帥安用監軍使為

斷句

唐主不從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

建召募驍勇承祐薦前永安節度使許文稹

稹止

靜江

指揮使陳德誠建州人鄭彥華林仁肇唐主以文稹為

西面行營應援使彥華仁肇皆為將

將即亮翻

仁肇仁翰之

弟也

林仁翰見二百八十四卷晉出帝開運元年唐主之保大二年也

夏四月甲子

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為廬壽等

州招討使以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為濠州城下都部署

唐右衛將軍陸孟俊自常州將兵萬餘人趣泰州

九域志自常州北至泰州一百九十七里

周兵遁去孟俊復取之

復取之泰州

陳德誠戍泰州孟俊進攻揚州屯于蜀岡韓令坤弃

揚州走

蜀岡在揚州城西揚州城在蜀岡東南城之東南北皆平地溝澮交貫惟蜀岡諸山西接

廬滁凡北兵南寇揚州率循山而來據高為壘以臨之今陸孟俊據蜀岡以斷周兵援路故韓令坤懼而

走帝遣張永德將兵救之令坤復入揚州

援兵至故復入揚州

帝又遣太祖皇帝將兵屯六合

六合縣屬揚州在州西北一百三十里劉

陶曰六合漢臨淮郡之堂邑縣晉置秦郡北齊
置秦州隋置方州後廢唐武德初置六合縣 太祖

皇帝令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自揚州西北歸須過六合

故云然折而設翻 令坤始有固守之志帝自至壽春以來命

諸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深式浸翻

攻具及士卒失亡頗多時周兵以方舟載礮自淝河

十萬竿上施板屋號曰竹龍載甲士以攻之會糧運

淝水暴漲礮舟竹龍皆漂向南岸為唐兵所焚 不繼李德明失期不至李德明歸至金陵被誅 乃議旋師或勸

帝東幸濠州聲言壽州已破從之已已帝自壽春循

淮而東乙亥至濠州

九域志壽州東至濠州三百八十里

韓令坤敗唐

兵於城東

此楊州城東也敗補邁翻

擒陸孟俊初孟俊之廢馬希

萼立希崇也

事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元年

滅故舒州刺史楊昭憚

之族而取其財

憚於粉翻薛史曰楊昭憚長沙人父謚事馬殷為節度行軍司馬謚仲女

為衡陽王夫人希聲襲位昭憚遷衡州刺史自以地

連戚里積財貨建大第二子為牙內都將少長豪富

任氣凌下士大夫惡之長沙兵亂陸孟俊怒曰楊氏

怙寵滅義為國人所患久矣於是族滅楊氏舒當作

衡楊氏有女美獻於希崇令坤入揚州希崇以楊氏

遺令坤令坤嬖之

遺唯季翻嬖卑義翻又必計翻愛也幸也

既獲孟俊將

械送帝所楊氏在簾下忽撫膺慟哭令坤驚問之對

曰孟俊昔在潭州殺妾家二百口今日見之請復其

寃令坤乃殺之

史言人不可妄殺
雖女子亦能復讐

唐齊王景達將

兵二萬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

將欲擊之太祖皇帝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衆

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

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

趣七
箭翻

太祖

皇帝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

近其
斬翻

餘衆尚萬餘爭

舟走度江溺死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
士卒有不致力者太祖皇帝陽為督戰以劒斫其皮
笠明日徧閱其皮笠有劒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
部兵莫敢不盡死先是唐主聞揚州失守命四旁發
兵取之

先悉薦翻

已卯韓令坤奏敗揚州兵萬餘人於灣

頭堰

九域志揚州江都縣有灣頭鎮在今揚州城北十五里敗補遺翻

獲漣州刺史

秦進崇

唐蓋置漣州於漣水縣九域志漣水西南至楚州六十里

張永德奏敗泗

州萬餘人於曲溪堰

曲溪在盱眙縣西南十里按招信圖經曲溪堰亦謂之新河堰

丙戌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為淮南節度使兼汳江
招討使渦口奏新作浮梁成丁亥帝自濠州如渦口

渦口渦水入淮之口郡縣志渦口城東南至濠州九十里渦音戈

帝銳於進取欲自

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又嘗怒翰林
學士竇儀欲殺之范質入救之帝望見識其意即起
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為宰相
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帝意解乃釋
之北漢葬神武帝於交城北山

隋分晉陽縣置交城縣取縣西北古交城

為名初治交山唐天授元年移治却波村九域志在陽曲縣西南一百里宋白曰大通監本古交城之地管東西二治烹鐵務東治在綿上縣西治在交城縣北山廟號世祖五月丙辰朔以

渦口為鎮淮軍

丙申唐永安節度使陳誨敗福州兵

於南臺江

今福州南九里有釣龍臺山臨江南臺江當即是此地薛史地理志福州福唐縣晉天福

初改為南臺縣蓋以江名縣也後復舊

俘斬千餘級唐主更命永安曰忠

義軍

晉開運二年唐克建州置永安軍更工衡翻

誨德誠之父也戊戌帝

留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圍壽州自渦口北歸

乙卯至大梁

自渦口至大梁七百四十里

六月壬申赦淮南諸州

繫囚除李氏非理賦役事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

長知
兩翻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彰信節度使李繼勲營於

於壽州城南唐劉仁贍伺繼勲無備

伺相
史翻

出兵擊之殺

士卒數百人焚其攻具

唐駕部員外郎朱元因奏事

論用兵方略唐主以為能命將兵復江北諸州

將即亮
翻下同

秋七月辛卯朔以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

靜江等軍事行逢既兼總湖湘乃矯前人之弊留心民

事悉除馬氏橫賦

橫戶孟翻下驕橫同馬氏自
希範以來始加賦於境內

貪吏猾

民為民害者皆去之

去羌
呂翻

擇廉平吏為刺史縣令朗州

民夷雜居劉言王逵舊將多驕橫行逢壹以法治之無

所寬假衆怨懟且懼

治直之翻
懟直類翻

有大將與其黨十餘人

謀作亂行逢知之大會諸將於座中擒之數曰吾惡衣

糲食充實府庫正為汝曹

數所具翻責數也糲
盧達翻為于偽翻

何負而

反今日之會與汝訣也立梟殺之座上股栗行逢曰諸

君無罪皆宜自安樂飲而罷

梟則瓜翻
樂音洛

行逢多計數善

發隱伏將卒有謀亂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覺擒殺之所

部凜然然性猜忍常散遣人密訶諸州事

訶古永翻其又翻正翻

之邵州者無事可復命但言刺史劉光委多宴飲行達

曰光委數聚飲

數所角翻

欲謀我邪即召還殺之親衛指揮

使衡州刺史張文表恐獲罪求歸治所

求解兵柄歸衡州也

行達

許之文表歲時饋獻甚厚及謹事左右由是得免

其後行達

臨卒謂其子保權曰吾起隴畝為團兵同時十人皆誅張文表獨存是時王逵張傲何敬真朱全琇潘叔嗣皆已死唯蒲公益字文瓊彭萬和與文表史不言其有他此三人者必又相繼為行達所殺而文表獨免也行達死則文表叛矣

行達妻鄖國夫人鄧氏

鄖音云路振九國志作嚴氏

陋而剛

決善治生

治直之翻

嘗諫行逢用法太嚴人無親附者行逢

怒曰汝婦人何知鄧氏不悅因請之村墅視田園遂不

復歸府舍

之往也墅承與翻復扶又翻府舍朗州府舍也

行逢屢遣人迎之不

至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

帥讀曰率輸春遇翻下同

行逢就見之曰

吾為節度使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為

節度使不先輸稅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為里正代人輸

稅以免楚撻時邪行逢欲與之歸不可

不肯歸府舍也

曰公誅

殺太過常恐一旦有變村墅易為逃匿耳

易以

行逢慙

怒其僚屬曰夫人言直公宜納之行逢壻唐德求補吏

行逢曰汝才不堪為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

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

遣之行逢少時嘗坐事黥隸辰州銅坑

少詩照翻黥其京翻唐文宗之

世天下銅坑五十辰州不在其數辰州銅坑蓋馬氏所置也

或說行逢公面有文恐

為朝廷使者所嗤

說式芮翻嗤丑之翻

請以藥滅之行逢曰吾聞

漢有黥布不害為英雄吾何恥焉

黥布事見八卷秦二世二年

自劉

言王逵以來屢舉兵將吏積功及所羈縻蠻夷檢校官

至三公者以千數

羈縻蠻夷謂溪峒諸蠻夷

前天策府學士徐仲雅

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出

馬希廣廢事見二百八十九卷漢乾祐二年

行逢

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趣事我奈何為之幕

吏辭疾不至行逢迫脅固召之面授文牒終辭不取行

逢怒放之邵州既而召還會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

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自吾兼鎮三府

三府武平武安靜江軍府

也四鄰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

周行逢加侍中故徐仲雅稱之彌

天太保偏地司空四鄰那得不畏行逢復放之邵州

復扶

又竟不能屈有僧仁及為行逢所信任軍府事皆預之

亦加檢校司空娶穀妻出入導從如王公

從才用翻

辛亥

宣懿皇后符氏殂

唐將朱元取舒州刺史郭令圖奔

城走李平取蘄州唐主以元為舒州團練使平為蘄州

刺史元又取和州

朱元李平皆李守貞所遣求救於唐者也事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

年初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

強其兩翻博博

易也言以茶鹽博易而徵其粟帛

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

至爭奉牛酒迎勞

勞力到翻

而將帥不之恤

帥所類翻

專事俘掠

視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

為兵

操七刀翻

積紙為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為

所敗

敗補邁翻

先所得唐諸州多復為唐有唐之援兵營於

紫金山

紫金山在壽春南或云即八公山

與壽春城中烽火相應淮南

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俟克城更

圖進取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揚州主者命揚州牙將

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

分扶問翻行下孟翻

揚州民感悅軍還

或負糗糒以送之

糗去久翻熬米麥為之糒平秘翻乾飯也

滁州守將亦弃

城去皆引兵趣壽春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宋齊立
曰如此則怨益深乃命諸將各自保守毋得擅出擊周
兵由是壽春之圍益急齊王景達軍於濠州遙為壽
州聲援軍政皆出於陳覺景達署紙尾而已擁兵五萬
無決戰意

嗚呼此年襄陽之陷
得非援兵不進之罪

將吏畏覺無敢言者

八月戊辰端明殿學士王朴司天少監王處訥撰顯德

欽天歷上之

初王處訥私造明玄歷于家因唐世所行
崇玄歷而明之也帝以王朴通於歷數乃

詔朴撰定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為四篇合為歷
詔併著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歷一卷以為欽天歷

自來歲行之 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張承德屯

下蔡唐將林仁肇以水陸軍援壽春承德與之戰仁

肇以船實薪芻因風縱火欲焚下蔡浮梁俄而風回

唐兵敗退承德為鐵鏈千餘尺

經若
舌翻

距浮梁十餘步橫

絕淮流繫以巨木由是唐兵不能近

近其
斬翻

九月丙午

以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權知開封府事王朴為

戶部侍郎充樞密副使 冬十月癸酉李重進奏唐人

寇盛唐鐵騎都指揮使王彥昇等擊破之斬首三千餘

級彥昇蜀人也 丙子上謂侍臣近朝徵斂穀帛多

不俟收穫紡績之畢

侍臣之下有曰字文意乃足近朝猶言近代也朝直遙翻下同

乃

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

五代會要曰二

稅起徵皆以月一日

民間便之

山南東道節度使守太尉兼

中書令安審琦鎮襄州十餘年

漢天福十二年安審琦鎮襄陽至是十年

矣

至是入朝除守太師遣還鎮既行上問宰相卿曹送

之乎對曰送至城南審琦深感聖恩

五代以來方鎮入朝者或留不

遣或易置之今加官遣還鎮故感恩

上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諸侯

雖有欲効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 壬午張永德奏敗唐兵于下蔡

敗補
邁翻

是時唐復以水軍攻永德

復扶
又翻

永德夜令善游

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鎖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衆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 甲申以太祖皇

帝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

定國軍即同州
匡國軍也太祖

登極避御名始改為定國軍
史亦因以後所改軍號書之

太祖皇帝表渭州軍事

判官趙普為節度推官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

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帝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

衆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

李重進時在壽州城下張永德

營下

從容宴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附俱為將

帥

從千容翻下同李重進太祖之甥故云然

奚相疑若此之深

邪永德意乃解衆心亦安唐主聞之以蠟丸遺重進

誘以厚利其書皆謗毀及反間之語

遺唯季翻誘以久翻問古覓翻

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帝至大梁帝待之

甚厚每朝會班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

飲於
鳩翻

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

心及得唐蠟書帝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

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不對十一月乙巳帝命

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

侍衛親軍分左右軍各有巡院以鞠繫囚

更

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

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

以唐所授官稱之

晟神色怡然索袍笏

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

索山客翻孫晟可謂盡節

於所
事矣

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

從才貶鍾謨耀州司馬既

而帝憐晟忠節悔殺之名謨拜衛尉少卿 帝名華山

隱士真源陳搏

真源漢古縣隋為谷陽縣唐高宗乾封元年以老子所生之地改為真源縣載

初元年改為仙源縣神龍元年復曰真源屬亳州宋大中祥符七年改曰衛真縣九域志在亳州西六十里搏徒丸問以飛升黃白之術

飛升者謂羽化而升仙黃白者謂煉白金為黃金對

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戊申遣還

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治直之翻長知兩翻

十二月壬申以

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

後唐以來車駕行幸及出征則置大內都點檢之官後周選曉

勇之士充殿前諸班始置殿前都點檢於都指揮使之上自宋太祖皇帝以殿前都點檢登極是後不復

除授 分命中使發陳蔡宋毫潁兗曹單等州丁夫城下

蔡

單音善

是歲唐主詔淮南營田害民尤甚者罷之遣

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詣契丹乞兵

處昌呂翻考異曰

十國紀年作兵部郎中段處常今從晉陽關見錄

契丹不能為之出兵

為于偽翻而

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辯久之忿懟數面責契丹

主

懟直類翻數所角翻

契丹主亦不之罪也

蜀陵榮州獠反

宋白

曰晉太元中益州刺史毛璩置西城戍於漢武陽縣之東境周閔帝元年於此置陵州因陵并為名榮州古夜郎國漢開為南安縣地蕭齊於此置南安郡隋廢郡以其地屬資陽郡唐武德初割資州之大牢威遠二縣置

榮州取境有崇德山為名祿魯皓翻

弓箭庫使趙李文討平之

職官分紀曰唐有內

弓箭庫使五代去內字

吳越王弘俶括境內民兵勞擾頗多判

明州錢宏億手疏切諫罷之

四年春正月己丑朔北漢大赦改元天會以翰林學士

衛融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內客省使段恒為樞密使

恒戶登翻

宰相屢請立皇子為王上曰諸子皆幼

上諸子宗訓是

為恭帝次熙讓熙謹熙誨

且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

安乎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

前年十一月周兵始攻壽州

城中食

盡齊王景達自濠州遣應援使永安節度使許文禎都

軍使邊鎬北面招討使朱元將兵數萬沂淮救之軍於

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又築

甬道抵壽春

甬余拱翻

欲運糧以饋之綿亘數十里將及壽

春李重進邀擊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奪其二寨丁未重

進以聞戊申詔以來月幸淮上劉仁瞻請以邊鎬守城

自帥衆決戰

帥讀曰率

齊王景達不許仁瞻憤邑成疾其幼

子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為小校所執

校戶教翻

仁瞻命腰斬

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贍

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

復扶又翻
使疏吏翻

夫人曰妾於崇

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

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

後成喪

趣讀
日促

將士皆感泣議者以唐援兵尚彊多請罷

兵帝疑之李穀寢疾在第二月丙寅帝使范質王溥就

與之謀穀上疏以為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鑾駕親征

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上悅 庚

午詔有司更造祭器祭玉等命國子博士聶崇義討

論制度為之圖

祭器樽彝簋盞豆之屬也祭玉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

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也時禮官博士聶詒議祭器祭玉制度國子祭酒尹拙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蒼璧所以禮天其長十有二寸蓋法天之十二時又引江都集白虎通諸書所說云璧皆外圓內方又云黃琮所以禮地其長十寸以法地之數其琮外方內圓八角而有好國子博士聶崇義以為璧內外皆圓其徑九寸按阮氏鄭玄圖皆云九寸周禮玉人職又有九寸之璧及引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琬肉好若一謂之環郭璞注云好孔也肉邊也而不載尺寸之數崇義又引冬官玉人云璧好三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蓋兩邊肉各三寸通好共九寸則其璧九寸明矣崇義又云黃琮八方以象地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共長八寸

厚一寸按周禮圖及阮氏圖並無好又引冬官玉人云琮八角而無好崇義又云琮璜圭璧並是禮天地之器而爾雅唯言璧環瑗三者有好其餘琮璜諸器並不言之則黃琮八角而無好明矣時太常卿田敏已下以崇義援引周禮正文為是乃甲戌以王朴權東京留守兼從之更工衡翻聶尼輒翻

判開封府事以三司使張美為大內都巡檢以侍衛都

虞候韓通為京城內外都巡檢乙亥帝發大梁先是周

與唐戰

先悉薦翻

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帝每以為恨

返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

艦戶黯翻艘蘇

遣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

縱子殆容翻

勝唐兵至是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

閔河沿潁入淮

丁度曰閔河本曰琵琶溝今名蔡河潁潁河也注詳見後卷蔡河下今按

蔡河自東京戴樓門入京城出宣化水門投東南下經陳州至蔡口入潁河潁河自嵩山發源由潁昌至鹿邑界過蔡河口與蔡河合流經順昌府潁上縣至西止陽入淮河唐人見之大驚乙

酉帝至下蔡三月己丑夜帝度淮抵壽春城下庚寅旦

躬擐甲胄

擐音官

軍於紫金山南命太祖皇帝擊唐先

鋒寨及山北一寨皆破之斬獲三千餘級斷其甬道

斷音短

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至暮帝分兵守諸寨還

下蔡 唐朱元恃功頗違元帥節度

朱元恃其復陳
奇和之功也

覺與元有隙屢表元反覆不可將兵唐主以武昌節度

使楊守忠代之守忠至濠州覺以齊王景達之命名元

至濠州計事將奪其兵元聞之憤怒欲自殺門下客

宋垺說元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必為妻子死乎

垺其冀翻說式
芮翻為于偽翻

辛卯夜元與先鋒壕寨使朱仁裕等

舉寨萬餘人降裨將時厚卿不從元殺之帝慮其餘

衆汭流東潰遽命虎捷左廂都指揮使趙晁

五代
會要

廣順元年改侍衛馬軍曰龍捷左右
軍步軍曰虎捷左右軍晁直遙翻

將水軍數千泚淮

而下壬辰旦帝軍於趙步

趙步在淮河北岸水濱泊舟之地人坎岸為道以上下謂

之步趙步以趙氏居其地而得名今自壽春花壓鎮泚淮東下百餘里得趙步灘又東逕梁城灘此齊梁控扼之地也淮水中有梁城灘又東二十五里至洛河口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

殺獲萬餘人擒許文稹邊鎬楊守忠餘衆果泚淮東走

帝自趙步將騎數百循北岸追之諸將以步騎循南岸

追之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

獲船艦糧仗以十萬數晡時帝馳至荆山洪

荆山在濠州鍾離縣

西八十三里即梁武帝築堰之地今懷遠軍正治荆山

距趙步二百餘里是夜宿

鎮淮軍

鎮淮軍時置於渦口

癸酉從官始至

從才用翻

劉仁瞻聞援兵

敗扼吭歎息

吭苦郎翻

甲午發近縣丁夫城鎮淮軍為二城

夾淮水徙下蔡浮梁於其間扼濠壽應援之路會淮水

漲唐濠州都監彭城郭廷詔以水軍沂淮欲掩不備焚

浮梁右龍武統軍趙匡贊覘知之

覘丑廉翻又丑艷翻

伏兵邀擊

破之唐齊王景達及陳覺皆自濠州奔歸金陵惟靜

江指揮使陳德誠全軍而還

陳德誠諱之子也還從宣翻又如字

戊戌以

淮南節度使向訓為武寧節度使淮南道行營都監將
兵戍鎮淮軍已亥上自鎮淮軍復如下蔡庚子賜劉仁
贍詔使自擇禍福唐主議自督諸將拒周中書舍人喬
匡舜上䟽切諫唐主以為沮衆流撫州

沮在
呂翻

唐主問神

衛統軍朱匡業劉存忠以守禦方略匡業誦羅隱詩曰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存忠以匡業言為
然唐主怒貶匡業撫州副使流存忠於饒州既而竟不
敢自行甲辰帝耀兵于壽春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兼侍

中劉仁瞻病甚不知人丙午監軍使周廷構營田副使
孫羽等作仁瞻表遣使奉之來降丁未帝賜仁瞻詔遣
閤門使萬年張保續入城宣諭仁瞻子崇讓復出謝罪
戊申帝大陳甲兵受降於壽春城北廷構等昇仁瞻出
城昇音余又仁瞻卧不能起帝慰勞賜賚勞力到翻復
羊茹翻

令入城養疾

復扶又翻
玉遂翻然納

考異曰實錄時仁瞻卧疾已
欵而城中諸軍萬計皆屏息

以聽其命又曰仁瞻輕財重士法令嚴肅故能以一城
之衆連年拒守逮其來降而其下無敢竊議者斯亦一
時之名將也歐陽史三月仁瞻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
孫羽詐為仁瞻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瞻至帳前嗟嘆

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世宗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為懷州刺史李景聞仁贍卒亦贈太師又曰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也當世宗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今從之

庚戌徙壽

州治下蔡

壽州宋升為壽春府至今治下蔡縣而壽春故縣自為縣在淮水之南西北距下蔡二十

五里高宗南渡復於壽州舊治壽春縣建安豐軍以為控扼之地蓋地險所在通古今不能易也宋白曰下蔡古之蔡國吳之州來左傳蔡成公遷于州來謂之下蔡是也漢為下蔡縣梁於硤石山築城以拒魏即今縣城

也敕州境死罪以下州民受唐文書聚山林者並召令復業勿問罪有嘗為其殺傷者毋得讎訟日政令有

不便於民者令本州條奏辛亥以劉仁贍為天平節度

使兼中書令制辭略曰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

幾人堪比朕之伐叛得爾為多是日卒追賜爵彭城郡

王唐主聞之亦贈太師帝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

楊氏以壽

州置忠正軍後改清淮軍今復為忠正軍以旌劉仁贍之節按薛史唐明宗天成二年詔昇壽州為忠正軍長興二年閏五月己丑升廬州為昭順軍八月癸酉升州為昭信軍宋白續通典曰壽州後唐天成元年升為順

化軍節度今並以旌仁贍之節以右羽林統軍楊信為存之以俟博考

忠正節度使同平章事 前許州司馬韓倫侍衛馬軍

都指揮使令坤之父也令坤領鎮安節度使倫居於陳

州陳州鎮安軍治所干預政事貪污不法為公私患為人所訟

令坤屢為之泣請屢為于偽朝癸丑詔免倫死流沙門島登州

蓬萊縣有沙門島置沙門寨倫後得赦還居洛陽與光祿卿致仕柴

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王彥超之父游處恃勢恣橫

洛陽人畏之謂之十阿父處昌呂翻下處之同橫戶孟翻阿烏葛翻帝既為

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

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

詰去吉翻

帝知而

不問 詔開壽州倉振飢民丙辰帝北還

還從宣翻

夏四月

己巳至大梁 詔修永福殿命宦官孫延希董其役丁

丑帝至其所見役徒有削梯為匕瓦中噉飯者

梯方廢翻木札

也匕卑履翻噉徒濫翻

大怒斬延希於市 帝之克秦鳳也

事見上卷

二以蜀兵數千人為懷恩軍乙亥遣懷恩指揮使蕭知

遠等將士八百餘人西還

既以示中國威德又欲使之言已克平淮南數千里之地

以恐動蜀人

壬午李穀扶疾入見

見賢通翻

帝命不拜坐於

御坐之側

御坐徂卧翻

穀懇辭祿位不許

甲申分江

南降卒為六軍三十指揮號懷德軍 乙酉詔疏汴

水北入五丈河

河自都城歷曹濟及鄆其廣五丈舊名五丈河宋開寶六年詔改名廣濟

河薛史曰浚五丈河東流於定陶入于濟以通齊魯運路 由是齊魯舟楫皆達於

大梁五月丁酉以太祖皇帝領義成節度使 詔

以律令文古難知格敕煩雜不壹命御史知雜事張

湜等

唐制御史臺有侍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杜佑通典曰知雜事謂之南床

殿中監察不得坐凡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謂之南床百官察其行止出入揖讓去就殿中以下皆稟而隨訓釋詳定為刑統刑統一書終唐

之混丞職翻

宋之世行之

郭廷謂將水軍斷渦口浮梁又襲敗武寧節度使

武行德于定遠

斷音短敗補邁翻

行德僅以身免唐主以廷

謂為滁州團練使充上淮水陸應援使

上淮謂淮水之上游也

蜀人多言左右衛聖馬步都指揮使保寧節度

使同平章事李廷珪為將敗覆

敗覆謂敗軍而秦鳳階成四州之地覆沒

不應復興兵

應於陵翻不應猶言不當也復扶又翻

廷珪亦自請罷

去六月乙丑蜀主加廷珪檢校太尉罷軍職李太后以
典兵者多非其人謂蜀主曰吾昔見莊宗跨河與梁
戰及先帝在太原平二蜀諸將非有大功無得典兵故
士卒畏服

李太后本唐莊宗後宮莊宗以賜蜀高祖故能言二主時事

今王昭遠出

於廝養

王昭遠成都人年十三事東郭禪師智謹為童子蜀高祖嘗飯僧於府昭遠執巾履隨智謹以

入高祖愛其慧黠時後主方就學令昭遠給事左右由是見親狎廝養音斯養余亮翻伊審徵韓保

貞趙崇韜皆膏梁乳臭子

按路振九國志趙崇韜者廷隱之子

素不習兵

徒以舊恩寘於人上平時誰敢言者一旦彊場有事安

能禦大敵乎以吾觀之惟高彥儔太原舊人終不負汝

自餘無足任者蜀主不能從

及孟氏之亡僅高彥儔一人能以死殉國至蜀主之

死其母亦不食而卒婦人志

丁丑以前華州刺史王

節如此丈夫多有愧焉者

祚為潁州團練使祚溥之父也溥為宰相祚有賓客溥

常朝服侍立

華戶化翻朝直遙翻

客坐不安席祚曰狔犬不足為

起

狔與豚同足為于偽翻

秋七月丁亥上治定遠軍及壽春

城南之敗

定遠縣名屬濠州軍字衍定遠之敗見上五月壽春城南之敗見去年六月

以武

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武行德為左衛上將軍河陽節度

使李繼勲為右衛大將軍 北漢主初立七廟

北漢主自以承

高祖隱帝之後與僭竊者不同然地狹國貧日困於兵今始能立七廟以儆天子之制

司空兼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穀卧疾二年凡九表辭位八月

乙亥罷守本官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 以樞

密副使戶部侍郎王朴檢校太保充樞密使 懷恩軍

至成都

是年四月遣懷恩軍西還今方至成都

蜀主遣梓州別駕胡立等

八十人東還

胡立為蜀所禽見上卷二年還從宣翻

且致書為謝請通好

好呼到翻 癸未立等至大梁帝以蜀主抗禮不之荅蜀主聞

之怒曰朕為天子郊祀天地時爾猶作賊何敢如是

九月中書舍人竇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古今禮儀作
大周通禮考正鍾律作大周正樂又以為為政之本莫
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
為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
為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
重之官逍遙林亭保安宗族乞令即日宰相於南宮三
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

即日宰相謂見在相位者
南宮謂尚書省也三品謂

六部尚書也兩省謂中書門下省也給舍謂給事中中書舍人也

若陛下素知其賢自

可登庸

庸用也

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期歲之

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

堪稱堪其任稱其職也稱尺證調下不稱同

其官

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

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

行戶剛翻

有員無職

者太半

如諸衛將軍東宮官屬內諸使之類

乞量其才器

量音良

授以外任

試之於事還以舊官登叙考其治狀

治直吏翻

能者進之否

者黜之又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賞

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

盜不能聚矣

言或親戚相與為盜其中有能自首者則赦之其徒侶則論其罪也首式又翻

又

新鄭鄉村團為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一村

即將

亮翻下同

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

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

獨清

充斥獨清皆言盜也

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

累朝已來屢下詔書聽民多種廣耕上輸舊稅

朝直達翻

輸春遇翻

及其既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

不加闢夫為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

田廣則穀多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又言陛下南

征江淮一舉而得八州

八州謂光黃舒蘄和揚滁泰皆取之

再駕而平壽

春

事見上三月

威靈所加前無彊敵今以衆擊寡以治伐亂

勢無不克

治直吏翻

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馘之災此民

息轉輸之困矣帝覽而善之儼儀之弟也 冬十月戊

午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

理達於教化等科

此所謂制舉也時詔應天下諸色人中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

許應詔其逐處州府依每年貢舉人式例差官考試解
送尚書吏部仍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千字已上當日取
文理俱優人物典秀方得解送取來年
十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許上表自舉
癸亥北漢麟

州刺史楊重訓舉城降

太祖廣順二年楊重訓以麟州歸款中間必又附北漢也

為麟州防禦使

己巳以王朴為東京留守聽以便宜

從事以三司使張美充大內都點檢壬申帝發大梁十

一月丙戌至鎮淮軍是夜五鼓濟淮丁亥至濠州城西

濠州東北十八里有灘唐人柵於其上環水自固

環音官

謂周兵必不能涉戊子帝自攻之命內殿直康保裔帥

甲士數百乘橐駝涉水

帥讀曰率下同

太祖皇帝帥騎兵繼

之遂拔之李重進破濠州南關城癸巳帝自攻濠州

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

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之拔其木焚戰船七

十餘艘

艘蘇遭翻下同

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城

中震恐丙申夜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

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為唐所種族

種章勇翻

請先遣使詣

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帝許之辛丑帝聞唐有戰船數

百艘在渙水東

渙水遼宿亳之間東南至嶺石山西而南入淮

欲救濠州自

將兵夜發水陸擊之癸卯大破唐兵於洞口

今濠州東九十

里有浮山山下有穴名浮山洞夏潦不能及而冬斬不加高故人疑其山為浮洞口竊意即浮山洞口斬

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

乙巳至泗州城下太祖皇帝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

水寨及月城

月城者臨水築城兩頭抱水形如却月

帝居于月城樓督

將士攻城北漢主自即位以來

顯德元年冬十一月北漢主即位

方安集境內未遑外略是月契丹遣其大同節度使

侍中崔勲將兵來會北漢欲同入寇北漢主遣其忠

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存瓌將兵會之南侵潞州至

其城下而還

忠武軍許州屬周李存瓌
遙領耳還從宣嗣又如字

北漢主知契

丹不足恃而不敢遽與之絕贈送勲甚厚

猶欲倚之
以為聲援

十二月乙卯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以再遇

為宿州團練使上自至泗州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

得犯民田

莠如
招翻

民皆感悅爭獻芻粟既克泗州無一

卒敢擅入城者帝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調

之唐兵退保清口

詞古永翻又羈正翻清口即清河口也

戊午上自

將親軍自淮北進命太祖皇帝將步騎自淮南進諸

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唐兵時淮濱久無行人葭

葦如織多泥淖溝塹

淖奴教翻塹七艷翻

士卒乘勝氣葦涉爭

進皆忘其勞

葦蒲撥翻草行為葦水行為涉

庚申追及唐兵且戰且

行金鼓聲聞數十里

問音

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

九域志泗州西至濠州一百七十五里東北至楚州二百二十里

唐兵有沿淮東下

者帝自追之太祖皇帝為前鋒行六十里擒其保義

節度使濠泗楚海都應援使陳承昭以歸

保義軍陝州屬周陳

承昭遙領耳

所獲戰船燒沈之餘

沈持林翻

得三百餘艘士卒

殺溺之餘得七十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

矣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知唐不能救

命錄事參軍鄒陽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

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

作降表

為于偽翻史言李延鄒忠壯

廷謂斬之舉濠州降得兵萬

人糧數萬斛唐主賞李延鄒之子以官壬戌帝濟淮

至楚州營于城西北乙丑唐雄武軍使知漣水縣事
崔萬迪降丙寅以郭廷謂為亳州防禦使戊辰帝攻
楚州克其月城庚午郭廷謂見於行宮

見賢通翻

帝曰朕

南征以來江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口浮梁破

定遠寨

事見上五月

所以報國足矣濠州小城使李璟自

守能守之乎

璟居永翻

使將濠州兵攻天長帝遣鐵騎左

廂都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趨揚州至高郵

九域志高

郵東南至揚州一百里趨七喻翻

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

南渡江

九域志揚州南至江四十五里

後數日周兵至城中餘癰病十

餘人而已

癰良中翻痲病也

癸酉守琦以聞帝聞泰州無備遣

兵襲之丁丑拔泰州

南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

膺卒

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于周為

湖南所閉

閉塞也塞其道不得通也

乃治戰艦修武備既而縱酒酣

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

此所謂坐而待亡者也又古語云民

主偷必死南漢主將死之徵也治直之翻艦戶點翻

唐使者陳處堯在契丹白

契丹主請南遊太原北漢主厚禮之留數日北還竟卒

於契丹

去年唐主遣陳處
堯如契丹乞師

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三

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周紀五

起著雍敦牂盡屠維協洽凡二年

世宗睿文孝武皇帝下

顯德五年春正月乙酉廢匡國軍

唐末以同州置匡國軍

唐改元中興 丁亥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克海

州 己丑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權揚州

軍府事 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

度

北神鎮在楚州城北五里吳王夫差溝通江淮後人於此立堰者以淮水低溝水高防其洩也

舟行度堰入淮今號為欲鑿楚州西北鶴水以通

平水堰

堰戶點翻下同

其道

今楚州城西老鶴河是也

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

甚多

行下孟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

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

達于江

艘蘇遁翻

唐人大驚以為神 壬辰拔靜海軍

始通吳越之路

先是唐於海陵之東境置靜海都鎮制置院西至海陵二百七十五里宋

白曰靜海軍本揚州狼山鎮地南唐於狼山北
立靜海制置院周得之建靜海軍尋升為通州先是帝

遣左諫議大夫長安尹日就等使吳越語之曰卿今去

雖汎海比還淮南已平當陸歸耳

自靜海軍東南至江
口於狼山之西度江

登陸抵福山鎮則蘇州常熟縣界吳越
之境也先悉薦翻語牛倨翻比必利翻

已而果然甲

辰蜀右補闕章九齡見蜀主言政事不治由奸佞在朝

朝直
遙翻

蜀主問奸佞為誰指李昊王昭遠以對蜀主怒以

九齡為毀斥大臣貶維州錄事參軍

臨亂之君各賢其
臣卒之亡蜀者昊

昭遠也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固

守不下乙巳帝自督諸將攻之宿於城下丁未克之彥

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衆拒戰

帥讀日率

矢刃皆盡彥卿舉

繩牀以鬪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唐失淮南死於

城郭封疆者猶有人焉

高保融遣指揮使魏璘

璘離珍翻

將戰船百

艘東下會伐唐至于鄂州

庚戌蜀置永寧軍於果州

以通州隸之

唐以天長為雄州以建武軍使易文贊

為刺史二月甲寅文贊舉城降

贊於倫翻

戊午帝發楚州

丁卯至揚州命韓令坤發丁夫萬餘築故城之東南隅

為小城以治之

今揚州大城是也揚州古城西據蜀岡北包雷陂治直之翻

乙亥

黃州刺史司超奏與控鶴右廂都指揮使王審琦攻唐

舒州擒其刺史施仁望 丙子建雄節度使真定楊廷

璋奏敗北漢兵於隰州城下

敗補邁翻

時隰州刺史孫議暴

卒廷璋謂都監閑廐使李謙溥曰今大駕南征澤州無

守將

澤州當作隰州

河東必生心若奏請待報則孤城危矣即

牒謙溥權隰州事謙溥至則修守備未幾北漢兵果至

幾居豈翻

諸將請速救之廷璋曰隰州城堅將良未易克也

將即亮翻

北漢攻城久不下廷璋度其疲困無備

度徒洛翻

易以政翻 潛與謙溥約各募死士百餘夜襲其營

九域志晉州西北至隰州二百

五十里楊廷璋蓋潛軍而至與隰州約表裏相應也

北漢兵驚潰斬首千餘級北

漢兵遂解去

三月壬午朔帝如秦州

丁亥唐大赦

改元交泰

唐太弟景遂前後凡十表辭位且言今國

危不能扶請出就藩鎮燕王弘冀嫡長有軍功

弘冀唐主之嫡

長子軍功謂用柴克宏敗吳越兵以解

常州之圍也事見上卷三年長知兩翻 宜為嗣謹奏上

太弟寶冊

上時掌翻

齊王景達亦以敗軍辭元帥唐主乃立

景遂為晉王加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

大都督太尉尚書令以景達為浙西道元帥潤州大都

督景達以浙西方用兵固辭

吳越之兵雖於常州敗退然猶逼應中國

改撫

州大都督立弘冀為皇太子參決庶政弘冀為人猜忌

嚴刻景遂左右有未出東宮者立斥逐之

為弘冀毒殺景遂張本

其弟安定公從嘉畏之不敢預事專以經籍自娛

從嘉是為

後主

辛卯上如迎鑾鎮

迎鑾鎮本唐之白沙也吳主楊渾至白沙閱舟師徐溫自

金陵來見因以白沙為迎鑾鎮白沙之地本屬江都唐分江都置永貞縣吳為迎鑾鎮宋為真州

屢至

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上聞唐戰艦數百艘泊東沛

州將趣海口扼蘇杭路

東沛州在泰州東南大江中元是海嶼沙島之地宋白曰東沛

洲在通州東南通州海門縣界沛音布州當作洲

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將

步騎右神武統軍宋延渥將水軍循江而下甲午延釗

奏大破唐兵於東沛州上遣李重進將兵趣廬州

唐末楊行

密自廬州起既建國遂為重鎮周師度淮舒斬黃先皆歎附獨廬未下蓋宿兵多周師不敢輕犯也趣七喻翻

唐主聞上在江上恐遂南度又恥降號稱藩乃遣兵部

侍郎陳覺奉表

考異曰十國紀年遣樞密使陳覺奉表實錄載其表云今遣左諫議大夫兵

部侍郎臣陳覺躬聽敕命蓋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
當時所假之官耳今從之

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舒蘄黃未下

新梁希翻

丙申覺至迎

鑒見周兵之盛白上請遣人度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

江為境以求息兵辭指甚哀上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

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

復扶又翻

覺拜謝而退丁酉覺

請遣其屬閣門承旨劉承遇如金陵上賜唐主書稱皇

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戊戌吳越奏遣上直指揮使

處州刺史邵可遷秀州刺史路彥銖以戰艦四百艘士

卒萬七千人屯通州南岸

周既克靜海軍置通州通州南岸蘇州常熟縣福山鎮之

地即東晉之南沙也

唐主復遣劉承遇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北

四州歲輸貢物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

光壽廬舒蘄黃滁和濠泗楚揚秦通十四州

庚子上賜唐主書諭以緣江諸

軍及兩浙湖南荆南兵並當罷歸其廬蘄黃三道亦令

斂兵近外

謂周所遣進攻廬蘄黃之軍也近外謂近郊之外

俟彼將士及家屬

就道可遣人名將校以城邑付之

將即亮翻校戶教翻

江中舟艦

有須往來者並令就北岸引之

凡唐舟艦在北岸者皆許令引就南岸

辛

丑陳覺辭行又賜唐主書諭以不必傳位於子壬寅上
自迎鑾復如揚州癸卯詔吳越荆南軍各歸本道賜錢
弘俶犒軍帛三萬匹高融一萬匹

吳越軍臨南沙荆南
軍至鄂州各犒之使

罷歸犒
苦到翻

甲辰置保信軍於廬州以右龍武統軍趙匡贊

為節度使丙午唐主遣馮延巳獻銀絹錢茶穀共百萬

以犒軍

銀兩絹匹錢貫茶斤穀石
各以萬計其數共為百萬

巳酉命宋延渥將水

軍三千泝江巡警庚戌敕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

府節度使徐溫等墓並量給守戶

削其僧謚存其故鎮
昇府即金陵金陵唐

之昇州故
曰昇府

其江南羣臣墓在江北者亦委長吏以時檢

校

長知兩翻

辛亥唐主遣其臨汝公徐遼代已來上壽

言奉酒上

壽非聖節也帝生於九月二十四日上時掌翻

是月浚汴口導河流達於淮

於是江淮舟楫始通

此即唐時運路也自江淮割據運漕不通水路湮塞今復浚之

夏四月乙卯帝自揚州北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新作太廟成

庚申神主入廟

太祖廣順三年作太廟於大梁至是始成五代會要太祖廣順元年七月追尊

高祖環為睿和皇帝廟號信祖曾祖諡為明憲皇帝廟號僖祖祖諡為翼順皇帝廟號義祖考簡為章肅皇帝

廟號
慶祖

辛酉夜錢唐城南火延及內城官府廬舍幾盡

幾居
依翻

壬戌旦火將及鎮國倉吳越王弘俶久疾自強出

救火火止謂左右曰吾疾因災而愈衆心稍安 帝

之南征也契丹乘虛入寇壬申帝至大梁命張永德將

兵備禦北邊 五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詔賞勞南

征士卒及淮南新附之民

勞力到翻

辛卯以太祖皇帝領

忠武節度使徙安審琦為平盧節度使成德節度使

郭崇攻契丹東城拔之

東城漢勃海郡之東州縣隋改曰東城唐屬瀛州宋熙寧六年

省東城為鎮屬河間

以報其入寇也

唐主避周諱更名景

避周

信祖諱也
更工衡翻

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

損去年號用周正朔

去羌呂翻 考異曰世宗實錄薛史顯德二年乙卯十一月伐淮南

唐之保大十三年也三年正月四年二月十月三幸淮南五年戊午三月江北平唐之交泰元年也而江南錄誤以保大十五年事合十四年十五年丁巳改交泰五月去帝號明年乃顯德五年又明年即建隆元年中間實少顯德六年江南錄最為差誤其記李昇復姓亦先一年它事做此不可考按故世宗取淮南年月專以實錄及薛史為據仍告于太廟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巳罷為

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嚴續罷為少傅樞密使兵部侍郎陳覺罷守本官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

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已嘗笑烈祖戢兵為齷齪

說式為
翻戢則

立翻齷於角
翻戢角翻

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為之輟食咨嗟者

旬日

謂晉高祖天福五年李承裕安州之敗也
事見二百八十二卷喪息浪翻為于偽翻

此田舍

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

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真英主也延已與其黨談論常以

天下為已任更相唱和

樂音洛更工衡
翻和戶卧翻

翰林學士常夢

錫屢言延已等浮誕不可信

誕徒
早翻

唐主不聽夢錫曰奸

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已之黨相

與言有謂周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

舜何意今日自為小朝邪衆默然

朝直
遙翻

自唐主內附帝

止因其使者賜書未嘗遣使至其國巴西始命太僕卿

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使于唐

二人者本
皆唐臣

賜以御衣玉

帶等及犒軍帛十萬并今年欽天厯

犒苦到翻是年正
月始行王朴所上

欽天
厯

劉承遇之還自金陵也

見上三月還從
宣翻又如字

唐主使陳

覺白帝以江南無鹵田

海濱鹹鹵可以煮鹽鹵田今謂
之鹹地鹵郎古翻鹹古斬翻

願得海陵監南屬以贍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

言難使周之官吏與唐之官吏雜居也

當別有處分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至是詔歲

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所俘獲江南士卒稍稍歸之
六月壬子昭義節度使李筠奏擊北漢石會關拔其六

寨乙卯晉州奏都監李謙溥擊北漢破孝義

孝義漢中陽縣

地後魏曰永安唐貞觀元年改曰孝義屬汾州在州東南宋熙寧五年省孝義為鎮屬介休縣宋白曰孝義縣本漢慈氏縣地曹魏移中陽縣於今理永嘉後省入隰城後魏又分隰城於今靈石縣東三十里置永安縣貞觀元年以縣名與涪州縣同改為
孝義因縣人鄭興有行義為名

高保融遣使勸蜀

主稱藩于周蜀主報以前歲遣胡立致書于周而不答

見上卷
上年

秋七月丙戌初行大周刑統 帝欲均田租

丁亥以元稹均田圖徧賜諸道

時詔曰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

田表載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於方冊可得披尋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稹止

恐翻

閏月唐清源節度使兼中書令留從効

唐置清源軍於泉州

遣牙將蔡仲贇衣商人服以絹表置革帶中間道來稱

藩

贇於倫翻衣於既翻問古莧翻

唐江西元帥晉王景遂之赴洪州

也

見上三月

以時方用兵啓求大臣以自副唐主以樞密副

使工部侍郎李徵古為鎮南節度副使徵古傲很專恣

景遂雖寬厚久而不能堪常欲斬徵古自拘於有司左

右諫而止景遂忽忽不樂

樂音洛

太子弘冀在東宮多不

法唐主怒嘗以毬杖擊之曰吾當復召景遂

復扶昭慶又翻

宮使袁從範從景遂為洪州都押牙或譖從範之子於

景遂景遂欲殺之從範由是怨望宏冀聞之密遣從

範毒之八月庚辰景遂擊毬渴甚從範進漿景遂飲之

而卒

卒子恤翻

未殯體已潰唐主不之知贈皇太弟謚曰文

成 卒已南漢中宗殂

年三十九

長子繼興即帝位更名鋹

長知兩翻更工
銜翻銀丑兩翻

改元大寶銀年十六國事皆決於宦官

玉清宮使龔澄樞

歐史曰劉氏作離宮以遊獵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

諸宮皆置
宮使領之

及女侍中盧瓊仙等臺省官備位而已 甲

申唐始置進奏院于大梁

臣屬
故也

壬辰命西上閤門使

靈壽曹彬使于吳越賜吳越王弘俶騎軍鋼甲二百

古鋼

郎翻堅
鐵也

步軍甲五千及他兵器彬事畢亟返不受饋遺

遺唯季翻
下以遺同

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于數四彬曰吾終

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帝曰鄉之奉使乞

句無厭

厭於鹽翻

使四方輕朝命

朝直送翻

卿能如是甚善然彼

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辛丑馮延魯鍾謨來自唐唐主手表謝恩

手表者手書之

其

畧曰天地之恩厚矣父母之恩深矣子不謝父人何報

天惟有赤心可酬大造又乞比藩方賜詔書又稱有情

事令鍾謨上奏乞令早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唐主復令謨白帝

欲傳位太子

復扶又翻下復遣同

九月丁巳以延魯為刑部侍郎

謨為給事中唐主復遣吏部尚書知樞密院殷崇義來

賀天清節

帝生於九月二十
四日以為天清節

帝謀伐蜀冬十月己卯

以戶部侍郎高防為西南面水陸制置使右贊善大夫

李玉為判官

甲午帝歸馮延魯及左監門衛上將軍

許文稹右千牛衛上將軍邊鎬衛尉卿周廷構于唐

馮延

魯被擒見二百九十二卷三年許文稹邊鎬被擒見上卷上年周廷構降亦見是年

唐主以文稹

等皆敗軍之俘弃不復用

復扶
又翻

高保融再遣蜀主書

先遣書見
上六月

勸稱臣於周蜀主集將相議之李昊曰從之

則君父之辱違之則周師必至諸將能拒周乎諸將皆

曰以陛下聖明江山險固豈可望風屈服秣馬厲兵正

為今日

為于偽翻

臣等請以死衛社稷丁酉蜀主命吳草書

極言拒絕之

詔左散騎常侍須城艾穎等三十四人

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須城縣帶鄆州即唐之須昌縣後唐避獻祖廟諱改曰須城艾姓也

晏子春秋齊有大夫艾孔風俗通龐儉母艾氏行下孟翻

庚子詔諸州併鄉村率以

百戶為團團置耆長三人

耆老也每團以老者三人為之長長知兩團

帝留

心農事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命武勝節度使

宋延渥以水軍巡江

高保融奏聞王師將伐蜀請以

水軍趣三峽

趣七
有翻

詔褒之

十一月庚戌敕實儼編集

大周通禮大周正樂

去年實儼請定
禮樂疏見上卷

辛亥南漢葬文

武光明孝皇帝于昭陵廟號中宗 乙丑唐主復遣禮部

侍郎鍾謨入見

復扶又翻
見賢通翻

李玉至長安或言蜀歸安

鎮在長安南三百餘里可襲取也

歸安鎮當在
蜀金州界

王信之

牒永興節度使王彥超索兵二百彥超以為歸安道阻

隘難取

索山各翻
隘烏懈翻

玉曰吾自奉密旨彥超不得已與之

玉將以往

將即
亮翻

十二月蜀歸安鎮遏使李承勲據險邀

之斬玉其衆皆沒 乙酉蜀主以右衛聖步軍都指揮

使趙崇韜為北面招討使丙戌以奉鑒肅衛都指揮使

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孟貽業為昭武文州都招討使

昭武軍利州自利州以至文州委以控扼江油劍閣之險左衛聖馬軍都指揮使趙

思進為東面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韓保貞為北面

都招討使將兵六萬分屯要害以備周 丙戌詔凡諸

色課戶及俸戶並勒歸州縣 唐初諸司置公廨本錢以貿易取息計員多少為月

料其後罷諸司公廨本錢以天下上戶七千人為胥士而收其課計官多少而給之此所謂課戶也唐又薄歛

一歲稅以高戶主之月收
息給俸此所謂俸戶也

其幕職州縣官自今並支俸

錢及米麥

初唐太傅兼中書令楚公宋齊丘多樹朋

黨欲以專固朝權

朝直
進翻

躁進之士爭附之推獎以為國

之元老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恃齊丘之勢尤驕慢

及許文稹等敗於紫金山覺與齊丘景達自濠州遁歸

事見上
卷上年

國人怵懼

怵許
拱翻

唐主嘗歎曰吾國家一朝至此

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治兵以扞敵

治直
之翻

涕泣何為豈

飲酒過量邪將乳母不至邪唐主色變而徵古舉止自

若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主乃曰禍

難方殷

禳如羊翻
難乃且翻

吾欲釋去萬機棲心冲寂誰可以託

國者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機何不舉國

授之覺曰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

等時入侍談釋老而已唐主心愠愠於即命中書舍人

豫章陳喬草詔行之洪州豫
章郡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署

此詔臣不復得見矣見賢遍翻
復扶又翻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

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止由是因晉王出鎮以徵古為之

副事見覺自周還

還從宣誦又如字

亦罷近職鍾謨素與李德

明善以德明之死怨齊丘

李德明死見上卷三年

及奉使歸唐言

於唐主曰齊丘乘國之危遽謀篡竊陳覺李徵古為之

羽翼理不可容陳覺之自周還

見上三月

矯以帝命謂唐主

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為我斬之

為于

偽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信鍾謨請覆之於周

審覆其言之虛實於周也

唐主乃因謨復命上言久拒王師皆臣愚

迷非續之罪帝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

言嚴續果

能為其主設謀以拒周乃忠臣也

朕為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還

以白唐主

還從宣翻

唐主欲誅齊丘等復遣謨入稟於帝

扶復

又翻帝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已亥唐主命知樞密院殷

崇義草詔暴齊丘覺徵古罪惡聽齊丘歸九華山舊隱

官爵悉如故

宋齊丘隱九華山見二百七十七卷唐覺明宗長興二年吳睿皇之太和三年也

責授國子博士宣州安置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黨與

皆不問遣使告于周 丙午蜀以峽路巡檢制置使高

彥儔為招討使

平盧節度使太師中書令陳王安審

琦僕夫安友進與其嬖妾通

嬖卑義翻
又必計翻

妾恐事泄與友

進謀殺審琦友進不可妾曰不然我當反告汝友進懼

而從之

六年春正月癸丑審琦醉熟寢妾取審琦所枕劔

枕職
任翻

授友進而殺之仍盡殺侍婢在帳下者以滅口後數日

其子守忠始知之執友進等四之

四古
瓦翻

初有司將立

正仗宿設樂縣於殿庭

前一夕設之謂之宿
設縣讀曰懸下同

帝觀之見

鍾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實儼討論

古今考正雅樂王朴素曉音律帝以樂事詢之朴上疏

以為禮以檢形樂以治心

治直之訓

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

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是以禮樂修於上萬國化於下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孝經所載孔子之言治直之訓

用

此道也夫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

人之心

復扶又訓

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為

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

三分其一而損益之

上生下生而十二律備矣

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

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治樂者罕能用

之朴之言曰自秦而下旋宮聲廢逮東漢雖有太子丞
鮑鄴興之亦人亡而音息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
所有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唯
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鍾蓋不用故也

唐太宗之世

祖孝孫張文收考正大樂備八十四調

見一百九十二卷貞觀元十調

徒鈞翻下同

安史之亂器與工什亡八九至于黃巢蕩盡無

遺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工記鑄鍾十二編鍾

二百四十

大鍾謂之鑄小鍾十六枚同在一虞謂之編鍾鑄補各翻

處士蕭承訓校

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鐘磬之狀殊無相應之

和其鑄鍾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鍾編磬徒懸而已
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名為黃鍾之宮其存者九曲考之
三曲協律六曲參涉諸調蓋樂之廢缺無甚於今陛下
武功既著垂意禮樂以臣嘗學律呂宣示古今樂錄命
臣討論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為黃
鍾之管

匏蒲交翻論盧昆翻秬音巨黑黍也長直亮翻

與今黃鍾之聲相應因

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為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
十有三弦其長九尺

律準蓋梁武帝之遺法而梁武帝又本之京房

皆應黃鍾

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一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為

一均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

徵陟里翻

發其均主之聲歸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

八十一調

朴之言曰奉詔遂依周法以柷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為黃鍾之管與見在黃鍾

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為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弦宣聲長九尺張絃各如黃鍾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為林鍾第三絃八尺設柱為太簇第十絃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為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為姑洗第十三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為應鍾第七絃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為蕤賓第三絃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為大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為夷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為夾鍾

第十一絃五尺一分設柱為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為中呂第十三絃四尺五寸設柱為黃鍾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為均為均之主者唯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出焉旋宮之聲久絕一日而補出臣獨見通鑑撮其要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今備載之

詔從之百官皆以為然乃行之

時兵部尚書張昭等議曰昔帝鴻氏之作樂也

候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氣之清濁不可以筆授聲之善否不可以口傳故鳧氏鑄鍾伶倫截竹為律呂相生之筭宮商正和之音乃播之於管弦宣之於鍾石然後覆載之情訢合陰陽之氣和同八氣從律而不奸五聲成文而不亂空桑孤竹之韻足以禮神雲門大夏之容無虧觀德然月律有旋宮之法備於太師之職經

秦滅學雅道陵夷漢初制氏所調唯存鼓舞旋宮十二
均更用之法世莫得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音探求
古義以周宮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至準調旋相為宮
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為三百六十傳於樂府而編懸
復舊律呂無差遺漢中微雅音淪缺京房律準屢有言
者事終不成錢樂空記其名沈重但係其說六十律法
寂寥不嗣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叙八
音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為宮得八十四調與律
準所調音同數異侯景之亂其音又絕隋朝初定雅樂
羣黨沮議歷載不成而沛公鄭譯因龜茲琵琶七音以
飲月律五正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為宮復為八十四調
工人萬寶常又減其絲數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樂
令羣臣集議博士何妥駁奏其鄭萬所奏八十四調並
廢隋代郊廟所奏惟黃鍾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蕤賓
但七調而已其餘五鍾懸而不作三朝宴樂用縵樂九
部迄於革命未能改更唐太宗爰命舊工祖孝孫張文

收整比鄭譯寶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得絲管並施
鍾石俱奏七始之音復振四廟之韻皆調自安史亂離
咸秦蕩覆崇牙樹羽之器掃地無餘戛擊搏拊之工窮
年不嗣郊廟所奏何異南箕波蕩不還知音殆絕臣等
竊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變曠不能長存人事不能常
泰人亡則音息世亂則樂崩若不得知禮樂之情安明
制作之本臣等據樞密使王朴條奏採京房之準法練
梁武之通音考鄭譯寶常之七均校孝孫文收之九變
積黍累以審其度聽聲詩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前
文得備數和聲之大旨施於鍾虞足洽蕭韶臣等今月
十九日於太常寺集命太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黃鍾
調七均音律和諧不相凌越其餘十一管諸調望依新
法教習以備禮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廟社稷三廟大
禮合用十二管諸調並載唐史開元禮近代常行廣順
中太常卿邊蔚奉勅定前件祠祭朝會舞名樂曲歌詞
寺司合有簿籍伏恐所定與新法曲調聲韻不叶請下

太常寺檢詳校試若或乖舛請本寺依新法聲調別撰樂章舞曲令歌者誦習從之

唐宋齊丘

至九華山唐主命鎖其第穴牆給飲食齊丘歎曰吾昔

獻謀幽讓皇帝族於泰州

事見二百八十一卷晉天福二年

宜其及此

乃縊而死

考異曰江表志齊丘至青陽絕食數日家人亦菜色中使云令公捐館方始供食家人以

絮塞口而卒今從江南錄紀年

謚曰醜繆

繆靡切翻

初翰林學士常夢錫知

宣政院參預機政深疾齊丘之黨數言於唐主曰

數所角翻

不去此屬

去羌呂翻

國必危亡與馮延巳魏岑之徒日有爭

論久之罷宣政院夢錫鬱鬱不得志不復預事縱酒

成疾而卒

通鑑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三年已書常夢錫縱酒事去年又書夢錫笑馮延巳之

黨事蓋縱酒已非一日久乃成疾而卒

及齊丘死唐主曰常夢錫平生欲

殺齊丘恨不使見之贈夢錫左僕射二月丙子朔命

王朴如河陰按行河隄

行下孟詵

立斗門於汴口壬午命侍

衛都指揮使韓通宣徽南院使吳廷祚

廷祚當作廷祚

發徐宿

宋單等州丁夫數萬

單音善

浚汴水甲申命馬軍都指揮

使韓令坤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于蔡水

魏收地形志曰汴水在大

梁城東分爲蔡渠九域志曰浚儀縣之琵琶溝即蔡河也國朝會要曰惠民河與蔡河一水即閔河也建隆元

年始命陳承昭督丁夫導閼河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舟楫相繼商賈畢至都下利之於是以西南為閼河東南為蔡河至開寶六年始改閼河為惠民河以通陳潁之漕

命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發畿內及滑毫丁夫數千以供其役丁

亥開封府奏田稅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行得羨田四萬二千餘頃敕減三萬八千頃諸州行田使還所奏

羨田減之倣此

行下孟翻羨弋戰翻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淮南饑

大兵

之後必有凶年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吾

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

為于偽詞

安在責其必

償也 庚申樞密使王朴卒上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

哭數四不能自止朴性剛而銳敏智略過人上以是惜

之 甲子詔以北鄙未復將幸滄州

九域志大梁至滄州一千二百里

命義武節度使孫行友扞西山路

扞定州西山路以以防北漢救契丹也

宣徽南院使吳廷祚

廷當作延

權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三

司使張美權大內都部署丁卯命侍衛親軍都虞候韓

通等將水陸軍先發甲戌上發大梁夏四月庚寅韓通

奏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

時置乾寧軍於滄州

永安縣九域志在滄州西一百里宋白曰乾寧軍本古盧臺軍地治直之翻

補壞防開游口

三十六遂通瀛莫

游口者於水不至處開之以備漲溢而洩游水也瀛莫相去一百一十里

辛卯上至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發滄州直趨契丹之

境

帥讀曰率趨七喻翻自滄州西行九十八里即契丹瀛州界正北行五百七十五里直抵幽州

河北

州縣非車駕所過

遇音

民間皆不之知壬辰上至乾寧

軍契丹寧州刺史王洪舉城降

契丹蓋置寧州於乾寧軍

乙未大治

水軍

治直之翻

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通為陸路都部署

太祖皇帝為水路都部署丁酉上御龍舟沿流而北

舳艫相連數十里已亥至獨流口

九域志獨流口在乾寧軍北一百二

十里金人疆域圖涿州

泝流而西辛丑至益津關

益津

管下固安縣有獨流村

關在莫州文安縣九域志在乾寧軍西北一百六十

里宋白曰益津關本幽州會昌縣唐天寶中改永清

縣契丹守將終廷輝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漸隘不

能勝巨艦

隘烏懈翻勝音升

乃捨之壬寅上登陸而西宿於

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一旅從官皆恐懼

五百人為一旅從才用翻

胡騎連羣出其左右不敢逼癸卯太祖皇帝先至瓦

橋關

瓦橋關在涿州歸義縣九域志在益津關東八
十里宋白曰瓦子濟橋在涿州南易州東當九

河之末

契丹守將姚內斌舉城降

斌音彬

上入瓦橋關內

斌平州人也甲辰契丹莫州刺史劉楚信舉城降五月

乙巳朔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重進等

始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彥暉舉城降彥暉薊

州人也

薊音計

於是關南悉平

關南謂瓦橋關以南

丙午宴諸將

於行宮議取幽州諸將以為陛下離京四十二日

離力

智翻甲戌至丙午四
十三日除宴日不數

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

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上不悅是日

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先發據固安

固安漢縣名唐屬涿州今治所

乃漢方城縣地匈奴須知固安縣西北至燕京一百二十里宋白曰隋開皇九年自今易州涑水縣移固安縣於漢方城縣地取漢故安縣為名其漢故安縣故城自在易州易縣東南七百步趣讀曰促上自至

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日上不豫而止契

丹主遣使者日馳七百里詣晉陽命北漢主發兵撓周

邊

撓奴巧翻又火高翻

聞上南歸乃罷兵戊申孫行友奏拔易州

擒契丹刺史李在欽獻之斬於軍市

軍中有市聽軍人各以土物自相貿

易已酉以瓦橋關為雄州

九域志雄州治歸義容城二縣蓋皆置於郭下金人疆域

圖雄州西北至燕

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

宋白曰容城漢縣唐武德

京三百二十里

中改為首縣天寶中改容城縣歸義縣本涿州屬邑今移於瓦橋而涿州之歸義自治漢易縣故城屬契丹界

歸義縣宋朝避太宗潛藩舊名改為歸信縣

以益津關為霸州

金人疆域圖霸州至燕京

三百五十五里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

九域志大城縣在益津關東南一百五里五代

之時所置也宋白曰文安漢舊縣晉置章武國在古文安城隋大業征遼途經河口當三河合流處置豐利縣

唐貞觀二年以豐利文安二縣相逼移文安縣就豐利城周世宗置霸州治焉大城本漢東平舒縣晉於此置

章武郡北齊廢郡為平舒縣五季改大城縣

發濱棣丁夫數千城霸州命韓

通董其役

帝置賓州領勃海招安二縣九域志在滄州東南三百七十五里濱棣二州瀕海無軍行

供億之擾

故發其丁夫築城按薛史賓州本曠國軍周

顯德三年升為州割棣州之勃海蒲臺兩縣屬焉棣州

樂安郡秦齊郡地宋為樂陵郡隋開皇十年於郡置厭次縣十七年又於陽信縣置棣州貞觀十七年自陽信

移理厭次

庚戌命李重進將兵出土門擊北漢辛亥以侍衛

馬步都指揮使韓令坤為霸州都部署義成節度留後

陳思讓為雄州都部署各將部兵以戍之士子上自雄

州南還

九域志雄州至大梁一千二百里還從宣朔又如字

已巳李重進奏敗北

漢兵於百井

敗補邁朔

斬首二千餘級甲戌帝至大梁六

月乙亥朔昭義節度使李筠奏擊北漢拔遼州獲其刺

史張丕 丙子鄭州奏河決原武

原武縣屬鄭州九域志在州北六十里

命宣徽南院使吳廷祚發近縣二萬餘夫塞之

塞悉則翻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

直隸中朝

中朝謂中國留從効以唐國勢削弱不欲復臣事之

詔報以江南近服

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

晉開運二年留從効以泉州附唐

未可改圖若

置邸上都與彼抗衡

與唐比肩事周是抗衡也

受而有之罪在於朕

卿遠修職貢足表忠勤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

卿篤始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予意

乃猶汝也
諒想也

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上問

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

治直之翻

對曰既臣事大國不

敢復爾

復扶又翻爾猶言如此也

上曰不然鄉時則為仇敵今日則

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

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

語牛倨翻

可及吾時完城郭

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臣光曰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

二主孰賢臣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

治直討之翻

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壹其法度敦明信義以

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

子希範入貢

見二百七十二卷唐莊宗同光元年

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

終為高郁所奪

比毗至翻

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

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

而殺之

見二百七十六卷唐明宗天成四年卒子恤翻

此乃市道商賈之所

為

賈音古

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

晉勝彊梁既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

並事

見梁均王及唐莊宗紀

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故

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

受賞

見二百九十二年

劉仁贍以堅守蒙褒

見上卷嚴四年

續以盡忠獲存

見上正月

蜀兵以反覆就誅

見上卷三年

馮道

以失節被弃

見二百九十一卷二年被皮義翻

張美以私恩見疎

見二

百九十二年

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

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

偽為于翻

其宏規大度豈

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洪範之言

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武成之言

世宗近之矣

近其

新翻

辛巳建雄節度使楊廷璋奏擊北漢降堡寨一十三

癸未立皇后符氏宣懿皇后之女弟也

宣懿符后殂見上卷三年

立皇子宗訓為梁王領左衛上將軍宗讓為燕公領左

驍衛上將軍

宗讓後更名熙讓以恭帝嗣位避宗字也燕於賢翻

上欲相樞密

使魏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為相

魏仁浦以樞密院吏

歷仕至樞密使

上曰自古用文武才略者為輔佐豈盡由科第

邪已丑加王溥門下侍郎與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

以仁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雖

處權要而能謙謹上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

罪歸已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

處昌呂翻忤五故翻

故雖起刀筆

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為忤又以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為左驍衛上將軍充樞密使加歸德節度使侍衛將

軍都虞候韓通鎮寧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張永德並同平章事仍以通充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以太祖皇帝兼殿前都點檢上嘗問大臣可為相者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上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朕問相而卿首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

行下臣孟翻

所舉者大節也昔晉高祖之世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請誅之以為不殺必為國患

見二百八十三卷漢晉高祖天福三年

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

見二百八十八卷漢隱帝乾祐元年

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臣是以薦之上曰卿言甚善且至公然如濤者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談諧不修邊幅與弟漸俱以文學著名雖甚友愛而多謔浪無長幼體上以是薄之

喜許記翻謔迄却翻浪力莽翻韓氏詩傳

云起也上以翰林學士單父王著幕府舊僚屢欲相之

單父

縣帶單州單音善父音甫

以其嗜酒無檢而罷癸巳大漸召范質等

入受顧命上曰王著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著終日遊醉鄉豈堪為相慎勿泄此言是日

上殂

年三十九

上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

見二百九

十二年卷

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

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上略不動容應機

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為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

治直

吏翻忘
丑放翻

發姦擿伏聽察如神閒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

權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

擿他狄翻權古
岳翻好呼到翻

常言太

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

殷王峻誅王
殷見二百九

十一卷太祖廣順
三年分扶問翻

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

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寢寬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甲午宣遺詔命梁王宗訓即皇帝位生七年矣

帝世宗第四子也當

此之時主少國疑宿衛將士多歸心於太祖皇帝明年正月遂因出師翼戴而天下為宋改元建隆

秋七月壬戌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淮南節度使副都指揮使韓通領天平節度使太祖皇帝領歸

德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向拱為西京

留守庚申加拱兼侍中拱即向訓也避恭帝名改焉

帝後禪于宋奉為鄭

丙寅大赦唐主以金陵去

王后崩謚曰恭帝

周境纔隔一水

時周境南至江金陵北至江二十二里耳

洪州險固居

上游

洪州據南江之要會其地居金陵上游

集羣臣議徙都之羣臣多

不欲徙惟樞密副使給事中唐鎬勸之乃命經營豫章

為都城之制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

顯德二年冬十二月周師

度淮五年春三月唐割江北

臣事於周歲時貢獻府藏空竭錢益

少物價騰貴

藏祖浪翻少詩
治翻騰踊也

禮部侍郎鍾謨請鑄大錢

一當五十中書舍人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始皆不從

謨陳請不已乃從之是月始鑄當十大錢文曰永通泉

貨又鑄當二錢文曰唐國通寶與開元錢並行

開元錢
唐武德

初所
鑄

八月戊子蜀主以李昊領武信節度使右補闕

李起上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鎮者蜀主曰昊家多冗費

冗而
隴翻

以厚祿優之耳起邛州人性婁直李昊嘗語之曰

邛渠容翻婁戶以子之才苟能慎默當為翰林學士起
頂翻語牛倨翻

曰俟無舌乃不言耳 庚寅立皇弟宗讓為曹王更名

熙讓熙謹為紀王熙誨為蘄王

更宗為熙避帝名也歐史曰本朝乾德二年十

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所終蓋諱之也更工衡嗣

九月丙午唐太子弘冀卒

有司引浙西之功

謂遣柴克宏敗吳越兵於常州也

謚曰武宣句容尉

全椒張洎上言

句容縣屬昇州九域志在州東九十里全椒漢縣名梁置北譙郡尋改曰臨滁

郡隋改曰滁水縣大業初復曰全椒唐屬滁州九域志在州南五十里句如字洎其冀嗣

太子之德

主於孝敬今謚以武功非所以防微而慎德也乃更謚

曰文獻擢洎為上元尉

唐都金陵以上元為赤縣句容為畿縣自畿縣尉升赤縣尉為

擢

唐禮部侍郎知尚書省事鍾謨數奉使入周

數所角翻

下數於同

傳世宗命於唐主世宗及唐主皆厚待之恃此驕

橫於其國

橫下孟翻

三省之事皆預焉文獻太子總朝政

直朝

遙翻謨求兼東宮官不得乃薦其所善閭式為司議郎掌

百司關啓李德明之死也

見上卷三年

唐鎬預其謀謨聞鎬

受賕嘗面詰之鎬甚懼謨與天威都虞候張巒善數於

私第屏人語至夜分

詰其吉翻屏必郢翻又卑正翻

鎬譜諸唐主曰謨

與巒氣類不同而過相親狎謨屢使上國巒北人恐其

有異謀又言永通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衆及文獻太子卒唐主欲立其母弟鄭王從嘉謨嘗與紀公從善同奉使于周相厚善言於唐主曰從嘉德輕志懦又酷信釋氏非人主才從善果敢凝重宜為嗣唐主由是怒人

父子之間而欲廢長立少宜鍾謨之死也

尋徙從嘉為吳王尚書令知政事

居東宮冬十月謨請令張巒以所部兵巡徼都城

正與唐鑄

所諧合遂速罪微言弔翻

唐主乃下詔暴謨侵官之罪貶國子司業

流饒州貶張巒為宣州副使未幾皆殺之

幾居豈翻

廢永通

錢 十一月壬寅朔葬唐武孝文皇帝于慶陵

陵在鄭州管城

縣

廟號世宗

南漢主以中書舍人鍾允章藩府舊僚

擢為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

人以正綱紀南漢主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

惡為路翻

南漢

主將祀圓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神

位

帥讀曰率

內侍監許彥真望之曰此謀反也即帶劍登壇

允章叱之彥真馳入宮告允章欲於郊祀日作亂南漢

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王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

李托等共證之以彥真言為然乃收允章繫含章樓下
命宦者與禮部尚書薛用丕雜治之

治直之翻

用丕素與允

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丕手泣曰老夫今日猶机

上肉耳分為仇人所烹

分扶問翻

但恨鬻昌幼不知吾冤及

其長也公為我語之

鍾允章被讒抱不測之罪正恐累及妻子乃為是言是自禍之也長

知兩翻為于偽翻語牛倨翻

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邪

復白南漢主曰

復扶又翻

允章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

斬之自是宦官益橫

橫戶孟翻

李托封州人也辛亥南漢主

祀圓丘大赦未幾以龔澄樞為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

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

進士

第一人謂之狀頭

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

下戶然後得

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宮者由是宦者近

二萬人

近其新制

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為

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

至宋開寶四年而南漢亡卒于恤制

唐

更命洪州曰南昌府建南都

更工衡制

以武清節度使何敬

洙為南都留守

武清軍衡州屬湖南何敬洙遙領耳

以兵部尚書陳繼善

為南昌尹

將徙都豫章也

周人之攻秦鳳也蜀中怵懼

怵許拱胡

都官郎中徐及甫自負才略仕不得志陰結黨與謀奉

前蜀高祖之孫少府少監王令儀為主以作亂

前蜀主王建廟

號高祖會周兵退而止至是其黨有告者收捕之及甫自

殺十二月甲午賜令儀死 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竇

儀使於唐天雨雪唐主欲受詔於廡下

雨王遇詔廡文甫翻

儀曰

使者奉詔而來不敢失舊禮若雪霑服請俟他日唐主

乃拜詔於庭 契丹主遣其舅使於唐泰州團練使荆

罕儒慕容使殺之唐人夜宴契丹使者於清風驛酒酣
起更衣荆姓也燕有刺客荆軻楚國本
曰荆此楚之前受氏更工衡翻久不返視之失
其首矣自是契丹與唐絕罕儒冀州人也



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膳錄貢生臣王樞